皇清經解

ロ七12
478
187

改
20
187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學海堂

支那所錢有物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解詁曰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案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于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辭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據問有失者頗君之始年也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稽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春者何歲之始也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即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

矣故善言經者約而該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會則統天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制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麻未必盡合周麻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　據桓之篇

正月上或不先言王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境內之治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解詁曰平治也反還之　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　解詁曰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宋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仲子再娶亦稱夫人並妃二嫡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所說春秋二庚申補刊

秋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晉侯宋公殺其世子爲父之道缺商臣蔡般弑其君爲子之道缺晉侯宋公災嘗郊祀不修而周公之禮缺此君子所以懼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解詁曰扳引也隱於春秋所以作也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將必得立也解詁曰是時公子非一且如桓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解詁曰且如假設之辭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解詁曰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解詁曰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左氏膏肓曰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左氏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

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謹案何氏說立姪爲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桓何以貴母貴也隱母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

本以媵至桓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解詁曰以母秩次立也母本以夫人禮至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解詁曰以母以子貴何焯曰謂有子則以次升爲貴妾也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音義釋文云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眛亡結反左氏作蔑按眛眛眛字也三家之經殊文異讀動以百數非義所繫者後不復舉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解詁曰最聚也會者衆也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役最謹案小爾雅曰最叢也管子曰冬收五藏最萬物藥記會以聚衆注云聚或爲最徐廣解史記以爲最亦古之聚字及猶汲汲也

暨猶暨暨也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及我欲之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

暨不得已也解詁曰據及暨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謹案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解詁曰以言公及不是盟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儀名齊侯字也左傳曰邾子克也古者諱知爲君也何以名解詁曰據齊侯以祿父爲名字相配周有王子克名字儀父

楚有鬬克屈完字據桓十五年邾婁人褒之也褒者天子有慶于諸侯加地進律之並字儀

易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解詁曰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牲歃血詛命相誓以明約束也謹案名禮有褒衣者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得而議也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其義一矣

春秋內魯與內狹者託始於此能親賢慕義講信脩睦於法當褒也魯稱公者順臣子辭也虎通義曰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君也與公盟者衆矣易爲獨褒乎此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

解詁曰據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春秋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於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眛者何地期也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降而有詘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所不忍發亂世尤尚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段隱大信時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惡惡其渝盟者渝盟倒日小信月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日勝肩戡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之者何明獨施於此殺之也殺雅劉殺克也穀梁傳曰甚鄭伯之處心

積慮成於殺也易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解詁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段無弟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鄙之地有都邑徒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者不如勿與之鄙使無所貪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忍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當國也當敬也著其强禦與國爲敵左傳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其地何當國也解詁曰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解詁曰據俱欲當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在內謂國都之內統於國故可無更地也外在外非謂出境者鄙亦鄭地解詁曰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二十有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于宰族然則下士稱宰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祭仲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識之與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者惠公之母也解詁曰仲宰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人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何以不稱桓之母也解詁曰仲宰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謹案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人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於孟子何以不稱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也桓未爲夫人桓未君也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適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以乘馬束帛兩言之者賵玄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

微也及者分別尊卑之辭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及絶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絶也解詁曰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主書者不及事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

之中大夫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凡伯稱使封來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解詁曰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

歸及之內之微者也解詁曰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遣士庶人宋稱人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解詁曰據周公之後伯者長勿稱也益天子封來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去奔明

馬也季康子賵于宋致辭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解詁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東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周取足以共事車馬曰賵覆道此者取與下賻襚對文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知生者賻知死者襚解詁曰賻猶助也襚猶遺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

成公意也解詁曰據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其言來何解詁曰據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及事也荀卿子曰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益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賵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辭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等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兩喪當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

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逆舉之務置不省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惡人也月者爲下卒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謹案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併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穀梁傳以爲來朝劉向本治穀梁其上封事云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亦取公羊之說爲長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 解詁曰據臧孫辰書日

小歛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小歛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何以無惡文似二傳皆失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

遠也 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

文不異同宜一世故辭之所以三世異辭者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所見之世廣森從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聞世恩殺恆不日漸有進至于所見之世雖有罪也親疎之節益取諸此凡大夫卒日者皆日卒矣董仲舒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解詁曰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爾雅者名也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故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解詁曰凡書會者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王者不治夷狄故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經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得而不居者危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將卑師少稱人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傳例在五年何郤公云入例時若討有罪日錄之其略不言月者唯衛師入盛宋人衛人入

鄭秦人入都吳人州來於越入吳五事爾當文各自有說

無駭率師入極 音義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師作率爲于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 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據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翬之孫方爲翬氏而國語謂之翬孫方爲翬氏而經言仲遂氏而不追氏者即是有貶義也貶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是有貶義也貶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若曰宜降爲小國也**曷爲貶** 解詁曰據公子不貶也**疾始滅也** 疾猶惡也解詁曰言疾始滅者諸滅復遂俱用兵入杞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始滅**

昉於此乎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音義昉喜平石經作放放前鄭注考工記陶旅下亦云讀如放於此乎之放

此矣 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 解詁曰焉爾猶於是也**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君子所修春秋記滅國於是始**此滅也其言**

入何內大惡諱也 解詁曰明臣子當爲君父諱滅例月不日否謹案侵伐圍入都無諱文有與上同月當案下例當蒙上月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襲土地以自廣漢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爲小惡滅國爲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爲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弒言薨固與實薨者同辭則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辭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日者爲戎後渝我盟好執天子聘我之使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 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綸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錄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 解詁曰爲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

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邵公以爲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傳正義曰宋公無母猶有諸父兄師友傳何言辭窮也左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廣森謂禮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辭主人之辭然則紀有母乎曰有解詁曰以不稱使知有母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婦人無外事母但得命使於其國耳不得通于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緰來故直稱使也把伯姬來求婦親親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歸于宋不書逆人譏解詁曰譏猶譴也何譏爾者貶不必爲本事故主問其所爲譏則皆爲本事故不問曷爲貶問譏則曰譏始不親迎也解詁曰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謹案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使上卿逆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下大夫逆之鄭君之聞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廣森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青青者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又著詩作於齊哀公之世傳言不親迎前此者亦足以徵矣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解詁曰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例時其君娶不月者當文有說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解詁曰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緰來逆女是也在塗稱婦解詁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謹案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入國稱夫人解詁曰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者何內女也解詁曰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解詁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內女歸例月恩錄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無聞者公羊經師失其傳也廣森以爲左氏經作子帛者是古文省伯帛皆止爲白隸寫遂異耳子帛履繻之字春秋賢隱公諸侯冰親隱者莫先於儀父故字之大夫來親隱者莫先於履繻故亦字之不從來逆女字者彼逆其君夫人則有君前臣名之道也莒子序下者柳莒盛於此柳之總見其罪他入取不邑皆託始於莒盛於此柳之總見其罪他入取不徧舉者凡誅賞之文皆唯始見立法餘從同可知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解詁曰時隱公申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爲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成其賢口者恩錄之公夫人皆同例也謹案禮嫡死勝得升于嫡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葬之蓋藏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夫人矣

鄭人伐衛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

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謹案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麻之月日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王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若曰是文王所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且春秋奉周月則春亦周王之春然不曰王春正月者正以三王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有三統之義不顯漢律厤志述劉歆曰春

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又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解詁曰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解詁曰至尊無所屈也謹案天子有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文九年傳所云諸侯記卒記葬之法諸侯請謚于天子乃得葬又王事故云爾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大夫士曰不祿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據劉貶曷爲貶譏世卷

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是古左氏師說亦然而今治左氏者輒但以爲時王之二月既以王正正月足矣何必於二月三月一一施之若謂歲首不可以無王則二年春固無王謂月上不可以無王何又未言夏王四月四時皆王者所當取法矣獨繫王於三春也進退之指都不可通

何以書解詁曰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記異也而至者謹案漢五行志曰京房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祇從中成之形也後徧州叶弒君而立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或言朔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止朔也解詁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古厤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解詁曰謂二日食已已日有食之是也謹案穀梁說以有日無朔者爲晦食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已已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

卿世卿非禮也解詁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絶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謹案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者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卿故選不失賢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解詁曰據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葢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內接有赴弔之禮故得錄卒知非主爲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爾凡治春秋皆當以此意求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解詁曰據宰渠氏官仍叔不稱尹氏不稱子譏何譏爾父卒未命也時雖世大夫亦侯三年喪畢乃卽先君之廟而命之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乎父之辭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乎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之子則嫌是一人何以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不稱使據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當喪未君也解詁曰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

武氏子來求賻非禮也葢逼于下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傳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辭也交譏之是也求徵也會者曰求赴者曰乞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解詁曰不言薨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謹案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衞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國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沒或以弒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鄫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二十八年丁未鄫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

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解詁曰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以哀死閔患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痛也過時而日隱之也解詁曰隱痛也丁亥葬齊桓公是也解詁曰慢薄不能以禮葬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解詁曰解緩不能以時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夏四月葬衞桓公是也謹

案慢葬不能葬告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畧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當時而不日正也解詁曰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毋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覬覦覦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未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弒而危之於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衞襄公既歿乃議廢嘏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日記事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解詁曰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左傳曰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左

師殷官也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與夷復曰復白也　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解詁曰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　吾立乎此攝也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踐阼然也　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解詁曰馮與督共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謹案督弒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稱馮弒者也潛夫計賊蓋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故君子大居正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宋之禍宜公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善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之也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隱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是也蓋取邑當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書　疾始取邑也解詁曰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誡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於月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易爲以國氏當國也解詁曰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謹案隱桓莊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孫南宮萬不氏蓋弒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凡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清地在鄭衞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為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棐亦云某遇公于某春秋之中偶無其事耳解詁曰遇例時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秋黓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再列宋公陳侯蔡人衞人者直言黓率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

黓者何公子黓也解詁曰以入稱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解詁曰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弒君之賊無所見故黓逐皆託貶文以起之啖趙之徒乃云凡事各於本事褒貶豈有未弒君而先貶者若待本事而貶則不識壬辰公薨一言之內何由而得貶黓耶春秋大夫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黓山等是也二曰未命俠采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戎行人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貶益昭矣善斯去氏為貶益昭矣其與弒公奈何諸問事狀者曰奈何公子黓

諂乎隱公解詁曰諂猶佞也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子稱君者古人語質隱公曰吾否吾使俑塗裂吾將老焉解詁曰塗裂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舍義板本作隱公曰否石經作隱曰吾否互有脫字今參從之公子黓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公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解詁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難兵難也謚者傳家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為文於猶疎猶每有如此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其稱人何據實討賊之辭也解詁曰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崔彥直曰衛人不即討賊至九月而僅得殺之于濮故加月以見之謹案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洪縣也錄于濮者與鄢同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爲君晉成爲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爲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繆公危見之但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之屬不書者亦記始之義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尹氏立桓公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碏音義作碏平石經碏憙

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尹氏立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曰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碏爲專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即之雖非義之高者大爲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碏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易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解詁曰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謹案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云登來之即此文也來古音徠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分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被得字以登冥反讀之乃正協韵百金之魚公張之解詁曰百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開罟障谷之屬也謹案漢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郤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於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金或可以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觀魚作矢魚朱文

公曰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釋經所以主爲譏遠書解詁曰觀例時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盛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解詁曰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以下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將尊師少稱將解詁曰師衆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公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也將卑師少稱人解詁曰鄭人伐衛是也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公伐邾婁是也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于侵伐圍入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辭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畧見之今入例月而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於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公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是也將卑師衆稱師解詁曰將卑者謂也將卑師少稱人解詁曰鄭人伐衛是也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長衛葢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解詁曰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言立者得變禮也謹案毛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雒記曰路寢成則考之皆謂宮室既成設盛食以落之今亦以廟成盛祭故言考也而穀梁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經意音義嘉平石經始祭仲子下無也字桓未君則易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曰仲子之葬久矣初没惠公之喪又可盛禮與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趙汸曰凡祭宮大事有事吉禘日考宮非適不日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解詁曰僭齊也下僭上之辭者言僭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謹案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廣森謂翟羽文鴻羽質葢鴻舞者舄制翟舞者舄制周禮舞大濩以

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
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　六羽之爲佾奈何天子八佾解詁曰佾者列
也八人爲列　諸公六六六三十六人非也佾以八人爲
列於文从八王逸小招章句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
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
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
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達于四佾皆八羽而成
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
證繁露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
溢損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
人數宜如諸侯四八三十二人此正制也左傳言諸侯六
佾數爲難大夫四者家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
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六大夫
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
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
公是也　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舊說此爲春秋改周
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
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與子男同爲一位故桓文之

序盟會恆先宋公宋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鄫伯男
也王肅曰鄫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
而國語云命圭有命周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
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解詁曰陝
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謹案主者主其斷陝也成王之初周
召公爲太保太傅畢公也及周公沒畢公繼之主
陝以東故書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傳道此者明本文武之制周人世因之音義釋
文云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王城郟鄏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則曷
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前此羣公之
僭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
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
秋推見以至
隱此之類也

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謹案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蟲食節賊食根蟊經唯書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胡康侯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前者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胡康侯曰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邑不言圍　常辭國乃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宋彊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春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緜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台圍洮之屬是也圍例時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　左氏經作渝平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約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周官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隨絡服虔曰隨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篇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墮

何言乎墮成　諸云何言問何所爲而言此

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　解詁曰吾魯也末無也音義嘉平石經末有成下無也字

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解詁曰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爲鄭所獲

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解詁曰戰者內敗文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

謹案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鄆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人者起鄭人不肯也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日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日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徐彥曰日者以下我八郎傳云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

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解詁曰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易曰君子以治厤明時書曰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言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爲可知爾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解詁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婦道故重錄之

滕侯卒

何以不名解詁曰据蔡侯考父卒名微國也解詁曰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解詁曰据大國稱伯子男不嫌也解詁曰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侯小國稱伯子男不嫌稱侯爲大國謹案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褒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褒稱故魯但滕侯後旋事桓慕賢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見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襄文使與大國無嫌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

褒亦稱侯徵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美惡不嫌同辭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別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緰來逆女苦慶來反命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讙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解詁曰上問中邱者何指問邑也欲因言何以書城中邱何以書也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則書重民也解詁曰城邑例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其稱弟何解詁曰据諸侯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解詁曰母弟同母弟母兄之子稱公子同母兄弟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范武子曰聘例時謹案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我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

秋公伐邾婁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解詁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音義較德讀如有覺德行之覺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解詁

曰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絶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劉敞曰以一人當一國大天子之使也爲天子使尊矣而屈卑乎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是亦大天子之使也

其地何大之也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言以歸者起實執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解詁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歸邴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繩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據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不別言入難也解詁曰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

其曰何解詁曰據邑不日難也解詁曰以歸後乃可即入至此日乃入謹案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遲之遲受地之日于下日我以庚寅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言我者非獨我也

其言我何其中乃得言我有他人在焉故能起其非獨我

齊亦欲之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田是以不與齊而與魯然魯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爲元年與內盟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褒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

錄已顯故
從本爵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名者所以爲識別而葬從主人正其世及之繫

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號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幹枝何溯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厤故爲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之檮杌至於復陳日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文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
春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公曷爲與微者盟解詁曰據與齊高傒盟讀之稱人則從不疑也本所以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疑義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摭者其義通於春秋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解詁曰據公子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之後疆卒氏公子

不氏解詁曰嫌上貶主起八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采也文王之昭有聃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然則南即聃也季或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淳淳也陰陽和合其電燿燿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暈騎蹇將弒君徵也解詁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解詁曰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謹案俶厲也周之三月木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厲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惠士奇曰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成焉隱

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統曰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是命大夫之禮也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說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其采閟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郎豈齊欲得郎故爲是會與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范武子曰隱行自此皆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謹案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

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之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云

夏翬率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据桓之篇復稱公子於前一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何焯曰翬之罪既非終身貶何不獨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解詁曰日者見結日偏戰也謹案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日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日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辭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耳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鄢壬午公子友率師敗莒師于酅皮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濵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辭亦日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解詁曰据取邑不日也一月而再取也十日之間而再取邑

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者魯乘敗人而深爲利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解詁曰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謹案鄆子國宋滅鄆有其地今爲魯所取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解詁曰据國言滅邑言伐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解詁曰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謹案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睨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左傳曰討違王命也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討有罪者乃日丙午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此須分別之畧其所惡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解詁曰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謹案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載禮記曰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其樊纓從其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順受北面拜覜君親致雍既還圭饔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朝例時　其兼言之何解詁曰据鄭穀國微來朝不兼言朝故褒之爲侯耳也略其辭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据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音義祁音連之祁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其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据莊公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蕩平石經字爲試自虎通義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侯間伺事可稍試之易曰臣子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弒則何以不書葬解詁曰据桓公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

臣子也解詁曰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于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解詁曰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絶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他師也劉敞曰左氏云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于仲尼不知寫不書葬之意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卽用舊史爾觀邱明之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音義板本不復讐上脫子字從開成石經增不繫乎上嘉平石經無以爲二字公薨何以不地解詁曰不

薨于路寢不忍言也解詁曰不忍言其僵尸之處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解詁曰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謹案穀梁傳亦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者言乎隱之非正以文王之正月治之而公不敢卽位也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必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於微者仲子始娶卽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愼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無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

皇清經解卷六百七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解詁曰據莊公不言卽位如其意也解詁曰弒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詁曰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前來歸邴本欲易許田恭也解詁曰爲恭遜之昌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

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
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解詁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宿者
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
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
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于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
得專也音義注由通作猶孟子曰王由足用爲善　此魯朝
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
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許邑名凡田邑本
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以繫之許而已知
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
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宿在
畿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據上云
之邑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邑所稼曰田所居
邑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邑曰邑不直言假
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地亦在其內耳鄭特取
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徐彥曰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
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

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脩其祭祀
而專以與鄭
故水災應之

冬十月
一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及者何累也解詁曰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謹案累者相
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
从三田今省作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
奇注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弒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
有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昭公蕩意
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則此何以書
賢也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
顯與君弒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弒爲嫌矣何賢乎
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

貳於馮故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孔父先攻孔父之家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啖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蓋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殁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案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子賢焉知以病名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解詁曰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

滕子來朝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稱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日言之何解詁曰日見也所見其惡言成宋亂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信義嚴氏春秋從之隱亦遠矣昌爲爲隱諱年無所見異辭三句熹平石經從之　隱賢而桓賤也解詁曰宋公馮與督共弒君據入極諱滅輪平諱養之等　受賂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小人同類相養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信義賤叛本或作賊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解詁曰據昔人伐杞取牟婁後從名解詁曰從本主名名之　地從主人解詁曰從後所屬主人　器何以從名地何

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解詁曰卽就也謹案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已有惡後不可分別故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鄦鼎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鄦故名鄦鼎云不義者傳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解詁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者謂須臾之間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言爲其所取遂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他人之地爲其有矣媚無時焉可也解詁曰媚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

戊申納于大廟音義大音泰

何以書譏何譏爾逐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解詁曰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祖稷上尊尊

秋七月紀侯來朝何邵公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而漢書亦云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白虎通義亦云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皆緣隱二年經有紀子故相承爲是說耳其實彼傳言紀子伯無聞未嘗指謂紀君子爵且莊四年傳曰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是西周之世紀固稱侯益知舊說妄也來朝例時月者爲下會也會例亦時而月者左傳曰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爲中國患春秋之所重故危錄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解詁曰二國會曰離謹案離麗也麗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戟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雨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剖以二人爲纁三朝記謂之置離楚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云離者其義如此離不言會下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蓋鄧與會爾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其事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

九月入杞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知我入郎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曰及致者尋前唐盟脩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卒于扈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

加踪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唐內地也晉侯黑臀亦封內者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無王其日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也桓弟紿兄臣紿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其傳曰桓無王其日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公羊都不言桓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若然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下而不正之者鮑卒本不得正日試以三年七月壬辰朔步之則甲戌已丑必有一不在正月者故不特加王正月以傳疑也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益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董仲舒曰桓之志無王故立故書即位者言其紿君兄也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者言其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

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何相命也穀梁傳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解詁曰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信例也荀卿子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必一也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盛亦盛伯與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五行志曰京房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

公子暈如齊逆女加公子者於隱賊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之世本不日卒故暈更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亲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暈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解詁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讙案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解詁曰據讙魯地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解詁曰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杜元凱曰已去齊國故不稱女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暈何以不致解詁曰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曰公親受之於齊侯是也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不言而還歸者異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脩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解詁曰間宣十六年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解詁曰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解詁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省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謹案有

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宜之篇以平書胡康侯曰桓宜亨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人理不差信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周有四望魯有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則不祠祠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於王故歲亦唯三田而已何郎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亨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秋嘗冬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矣異其名者苗之義从田主爲田驅禽獸害稼者蒐之義从鬼主爲鬼亨取鮮獸狩之義从守主爲守土習軍旅也此春秋冬皆謂夏正周之春實夏之冬故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城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貉白夏焉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狩有常地郎去狩地遠故譏也蒐狩例時方欲見桓正月無王故此特月也桓之篇唯九年春不繫月者無王之義非所加於京師乃自從外女歸不月常例諸侯舊爲必田狩一曰乾豆

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解詁曰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達心死難故以爲賓客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厨充備也謹案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以爲繫流旁捍御轟者不得入車軌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遬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舍義乾音干釋文膘毗小反三蒼云小腹兩邊內髀五苟反說文云肩前也脾步啟反股外也髀羊紹反一本作胜音賢接類篇曰髀水膝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據與宰咺宰周公並異故下大夫也渠氏也伯字也不直言渠伯者降於中大夫也繫宰則與周公咺同義是年及

七年並去秋冬二時何氏舊各有解蒙所未安以成十年昭十年之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削之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恢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解詁曰恢者狂也齊人語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謹案白虎通義曰陳侯有狂易之病蚤亡而死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云求谷吉等死(舍)義恢呼述反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蔡侯東國離不言會也紀與卒于楚不言如也

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耳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何氏奎於此義乃云所聞之世錄外離會傳聞之世不錄外離會都無傳文橫生枝說時就紀國都而紀侯不在會者左傳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推度情事二君本不與相見乃自相會耳必知爲別離託言會紀侯紀覺其謀不發會言如非爲外相朝言如者春秋貴信而賤詐先志而後事二君固非實朝必不以朝書藉令實朝前後經亦未有書者今如傳意正以外相如例恆不書不嫌非離會故得變言如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　解詁曰據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解詁曰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謹案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莞武子將老又曰郤昊老矣

葬陳桓公　解詁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備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難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也解詁曰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謹案以人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名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醉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欲王迹之見熄處也黃道周曰周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友友忠忠而恕恕尊賢親親皆有其廣質質者本忠歸暱求賻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鄗防成亂納鼎丹桷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敬者皆無所用文以著其忠文者本恕六羽言初易郎言假桑閣云外救紀稱次公薨不地逆祀稱躋去魯之郯仲遂至櫟之寬歸父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而先言王國大雩之逐季氏從祀之沒陽虎凡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恕文質此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千七百事其以綱紀屬比先後同貫也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雩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據僖二十一年宣七年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地也謹案雩言大者非常雩詩所謂上下奠瘞靡神不舉言大旱則雩不見大雩必爲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年並言大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大雩必爲旱時容有不雩矣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皆主議不雩解詁曰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故其罰常暘也

蠆

何以書記災也蠆蝗屬解詁曰蠆者煩擾之所生趙汸曰凡蠆蟆蟆月唯秋初不月據經無書七月蠆者凡檢討公羊通義

秋螺不月皆七月也螺始出則爲災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左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去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有言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脩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赤慢之昔魯昭公喪國如晉次于乾侯使請逆于晉子家駒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卒弗納公若州公者失守社稷越在異邦而猶不以禮下於人其亡國也不亦宜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解詁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謹案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於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來例時此慢之猶錄月者與狩即同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解詁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謹案閱者明主爲簿校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天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并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出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振旅大役曰抱屬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爾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音義文選東都賦魏都賦及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注並引此傳作簡車馬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佗桓公之弟也殺桓公太子免而自立取蔡女數如蔡淫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

與文姜適同何又不以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解詁以其諸辭
寃志爲此說者歟哉
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
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蕭楚口桓
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必書世子孔子脩春秋去其世字耳
桓公弑兄竊國王法所誅絶故於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
享國也齊襄既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與也魯桓存而同書
子焉則知其讒也故曰美惡不嫌同辭謹案春秋之決誅君
之子不立內無絶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
賤桓蓋微文也故傳亦推測經意不質言之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解詁曰據戰伐
樵之齊人語　何言乎以火攻也解詁曰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解詁曰據

林少曰處臼共令蔡人誘佗以好女與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
蔡人共殺之而立躍陳世家有其事　佗絶者諸侯有罪當絶其世也佗本弑立
絶也　絶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曷爲絶之解詁
曰據戕鄧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
子不絶　解詁曰惡乎猶於何也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
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謹案傳不舉弑爲重者其爲蔡人
所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
梁傳曰其不地于蔡也音義淫于之于板本作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　解詁曰據君存稱
喜有正也　解詁曰喜國有正嗣　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
無正也　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
母定弋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
歸皆妾子亦雖嫡而母賤宜母頃熊本嫡以爲僖公所廢故
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
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今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
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宜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

鄧鄧邘國之也解詁曰欲使如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諸言君繫紀國故無所繫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異於常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皆何以名解詁曰據滕薛失地之君也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於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邘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其稱侯朝何據實來也不連伯貴何之者舉一隅

者無後待之以初也解詁曰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于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徐彥曰知如此者正以邘特牲云諸侯不恆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之言嗣也嗣親也礿之言物畢升其禮尤盛此周四時祭名文武之制也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傳於田狩祭祀特發常事不書例者每歲舉之不可勝書第書其失禮者而已至於昏姻喪紀雖有常禮而無常年故隨事悉書穀梁云親迎恆事不志似襲常事不書之言而失其本旨遂誤宋元學者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事事鑿求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諺解此傳矣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屢也何邵公云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乃所謂亟耳主譏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亟不見故傳釋經書兩烝統爲譏亟非再譏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解詁曰黷泄黷也怠懈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於幽祭于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士不及茲四者則

冬不葬夏不葛解詁曰四者四時祭也喪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盖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謹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盖此意也言士者舉下以緬上其實士歲不過再祭於四者科用其二而已

天王使家父來聘家且字父者配字之號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音義已上諸亟字並音去冀反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陽殺蔽皆恆寒之罰也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郟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音義淫古流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據宰周公稱使稱主人解詁曰時王遂者何生事也生事者因事起事其意者有母也婚禮不相迎故以爲生事也相緣事則更論叙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兼其訓乃備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據譏公不使乎我也待我而後得爲政使事成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用由也使魯爲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

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范武子曰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謹案禮女未嫁而壻死女當改適唯王者妃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遇大故不得更許嫁可以此經決之解詁曰不言如紀者辭有外文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解詁曰明子尊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
不加於父母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王者
所歸往故以衆大之辭言也解詁曰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媵當有送迎之禮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解詁曰據臣子一例當言聘春秋有譏
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解詁曰在齊者世
爲其驕蹇處乎諸侯之上抑言同閨齊是也傳設爲微辭者
言二世子皆不免譏耳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
視藥膳而忍去左右偃然代行朝禮失君在不稱貳之義故
責之以教後世之爲人子者音義曹與上北監本有在字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曹與鄭俱同姓又同爵桓公始見卒日葬月
日故於此不奪臣子辭因見本有父命攝朝
不專讓射姑與抑靈責光兩見者文異義同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者何期辭也以弗遇則未成爲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
本期會于桃邱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
同謀伐我故也未會而言弗遇公不見要也
于邾婁弗克納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
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其言弗遇何據遇者不期也上爲
會者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則辭不當言弗遇公不見要也
則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邱猶疑衛侯逍遊未來復前逆之
終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解詁曰弗者不之
深也起公見拒深范武子曰桓弒逆之人出則有危故會皆
月之衛侯不
來無危故時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者何吾近邑也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率師伐
我左傳云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

戰于郎明郎地在郎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寇近都城不可言戰故舉伐而已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來公敗宋師不言戰龍門之戰不言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近幾幾乎圍故戰去及文言來以起之也解詁曰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此偏戰也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解詁曰據齊師宋師次于郎不言居一面也結日定地各何以不言師敗績據外偏戰內言敗績

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宋儒或以爲即戰郎之諸侯也據經傳不見三國當貶意未敢臆推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鄭莊衛惠皆犯王命但天子於鄭伐之而已與朝爲王命所屬者異故惠公不書葬莊公書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何鄭相也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重者荀卿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音義開成石經云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解詁曰權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之罪雖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鄶留何氏本作野留今從鄭司農讀之子先鄭伯武公也武公之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計寄孥與賄于鄶仲之國鄶留周東都畿內地名詩云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也仲急後貪冒取同姓女叔妘爲夫人武公因緣寄孥故得通焉國語言鄶之亡由叔妘者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及平王東遷武公爲卿士蓋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鄶鄶并取鄶蔽補丹依畔歷莘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留言以留爲下鄶也鄶所居曰鄶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解詁曰宋人宋莊公也者爲鄭之篡首惡當誅非伯執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

立突忽昭公也鄭莊夫人鄧曼之子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昭公庶弟母雍姞宋大夫雍氏女祭仲探宋莊公本弒
必死國必亡解詁曰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以爲賂動宇死不聽合自
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宇死不聽合自
人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
也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
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
存易亡祭仲存則不使
宋得殺忽八鄭
遠遠也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
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是不可得則病解詁曰
賢才是計不可得行
則已病逐君之罪然
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古人所謂可與權者
若祭仲之事近似之
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者何權
復歸于
鄭是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衛是也觀其後乃有善鄭世子忽
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解詁曰設施也舍置也行
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解詁曰祭仲死則忽死
忽死則鄭亡生者乃所

以生忽存鄭非苟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通此者皆
所以解上死亡不施於已謹案權之所設長以事有岐趨道
或兩窒利害資於審處輕重貴其稱量是故身與義權則義
重義與君權則君重君與國權則國重古之人謀其君不私
其身況私其名乎昔周公負扆踐阼踏偏土之嫌殺管叔蔡
蔡叔近滅親之過卒使神人成德王室底定詩人美之曰公
孫碩膚德音不瑕孫之言巽也易所謂巽以行權傳所謂自
貶損以行權其義一也然而嫂不溺則不援君不危社稷則
不變證是以反覆申明行權之匪易均之事也施於君死國
亡則爲權施於生已存已則爲私亦視其心而已後世有藉
權之名濟其變詐者俗儒欲以此傳執其咎可乎夫君子之
行權雖若反經然要其後必有善存焉若仲者未能善其後
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春秋之於祭仲取其詭辭從宋
以生忽而存鄭爲近於知權耳仲後逐厲難不終其志經
於忽之弒子亹子儀之立一切沒而不書所以醇順其文成
仲之權使可爲後法故假祭仲以見行權之道猶齊襄公未
必非利紀也而假以立復讐之準所謂春秋非記事之書明
義之書也苟明其義其事可略也俗儒責仲當守死不聽仲
既被執終無能爲仲死而突故入忽故亡匹夫之諒何所取
之外大夫例匹書名獨祭仲書字灼然見賢必不信傳將不
信經乎仲唯得於本事不名季友沒仍稱字又可以明仲一
時之權固未若季子之盡善矣伯莒之戰傳曰吳何以稱子

夷狄也而憂中國其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由是言之一簡之中隨宜褒貶仲時所行暫得合權校其後事仍自無取正猶不保其往不與其退苟達於此了無闕義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據當國當挈乎祭仲也蒙上鄭祭仲文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解詁曰順其計策與使行言入順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據既葬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本所以公侯稱子者緣孝子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爲一等若亦貶稱子末見貶損之義且令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伯子男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殊者陳恒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外大夫執例歸例皆時忽出奔無罪例亦當時書九月者爲下

明亡會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曰軋發傳者無氏嫌貶謹案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邱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

公會宋公于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毀蛇音義音驅佗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躍陳屬公也蓋以誅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凡外卒葬皆由春秋錄之其或不卒不葬亦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

則不書是魯史也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于王故不日某國葬某公而日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辭也王迹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

公會宋公于鄍左氏經日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穀梁傳日再稱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婿日不相蒙先卒後盟盟例本有不日日必欲決丙戌爲盟日者著明桓盟皆爲大惡不當日也鄭莫子獲且卒不再日者接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蓄有弗克納文則獲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莊十年傳文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于也解詁曰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郎同義

謹案此經詭例戰伐兩舉特恐學者疑惑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與伐者戰亦可謂不善讀春秋矣左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與此傳合　此偏戰也據丁未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徐彥曰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爲後日解詁曰據鞏之戰先書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後能爲日也解詁曰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解詁曰據公不從外言敗績解詁曰明當從外也

例曷爲從外解詁曰據戰于宋恃外故從外也鞏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董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謂

是戰也龍門魯之郭門故言近乎圍戰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郎亦近矣郎何以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順從外文郎亦近矣郎何以

地郎猶可以地也解詁曰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績功也謹案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數獲積多爲上敗梁傳曰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宣公未葬上稱爵禮也背殯用衛師未相通好遠會其君之葬情事所無則謂以會葬書葬者不可通矣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前月親敗

夏大水前納賂器于周公之廟又蹟烝不敬當有簡宗廟之罰屬以夏正季冬起兵動衆復逆天時禮司馬主夏月令

日季冬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者參會也

左傳曰曹人致餼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是也周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其不曰永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自人事目之之辭也

趙汸曰凡常無曰有常有曰無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著其無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閒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解詁曰黍稷在器曰盛委積也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謹案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

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術曰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十七鑿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必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也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解詁曰譏新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王申御廩災之餘而嘗也蓋聞君子之祭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帥執事而誓戒隸人掃除廱人濯溉職人省閉廩人共接盛百官莫敢廢其職以服大刑今乙亥去王申四日耳宜亦既肅既戒尚猶弗謹於火以致粢盛不潔然則所當譏者豈唯未易災之餘云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以者何行其意也解詁曰言㑹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路突背恩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乃伐非爲四國見輕重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解詁曰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案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桓公不率臣職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其罪易見世俗之儒皆能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微而難知也求例時月者與狩鄙同義

三月乙未天王崩解詁曰桓王也謹案是後周歷莊僖二王經於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即崩春秋特削其文而自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于簡策雖以子頹之變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伯功成三匡天子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當時而日者僖公寵其弟年之子公孫
　正故
　危之
無知衣服禮秩如適卒成篡弒幾致奪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出奔楚不名奪正也絶之與衛侯朔同義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
　時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其稱世子何解詁曰據上出鄭伯則出奔時尚奔不稱世子復正也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尚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稱世子以見其正也易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易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已下並道通例忽正而又言出惡者微弱不能自存亦有責也毛詩序曰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得而專于晉是也復歸例月復入例時和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晉欒盈復入也復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內弗受也故言惡歸者與使有其國家也故言無惡歸例

時入例亦時唯諸侯出奔而還入者月重錄之
許叔入于許穀梁傳曰許叔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何以言之前隱十一年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使其弟叔居許東偏今叔聞鄭之劉遂入于許非有先君之命天子之封而易其兄之世有其兄之土君子以叔所由殆與叔術異矣經例母弟稱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所以然者明人君雖尊不名諸父許叔以莊公之弟故稱字非美之也若紀季時君之弟當言紀侯之某而不名乃爲賢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許叔入于許言入則惡已見故字不嫌美紀季以鄣入于齊稱字則美已見故入不嫌惡事相反而義相成者云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解詁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與董生說異繁露曰夷狄相朝聘也若然襄元年簡王崩於時邾婁來朝鄫劉炎聘不復狄邾者亦貶重從同之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櫟

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未無也後突自櫟入于鄭時仲已死故無所用言也解詁曰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

忽宜爲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出奔故有此難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矣仲之存亡爲忽重輕故忽微弱其實死亡非出奔意皆義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亦就答忽則存下叛本亦有矣字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曹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時納厲公不克從不得意致伐例在莊六年桓之會不致獨致伐者前此公未親伐

國邑比得志益驕乃與諸侯助突奪正舉動不義再用師旅比會尤危故出入皆月不如常致例也常致例時唯公出涉三時者乃危而月之穀梁傳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据衛侯出奔楚不名　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解詁曰朔十二月朔政事也音義見音現而不能使衛小衆言天子小有後發於衛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構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共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衆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黔牟卒急言之曰留

越在岱陰齊解詁曰越猶走也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岱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解詁曰屬託也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謹案爾雅

蒙謂之茲鄭景純引此傳證之茲席也人病臥則背著牀席若負之然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荀子有龍茲楊倞注以爲卿爲之其字从艸與茲異而本疏云負卽今之龍鬚席茲編艸爲之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近强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義作負子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從諸侯辭耳舍釋也古訓遍爲赦漢書朱博傳曰春秋之義赦以事君常刑不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復稱字者尋眛之盟終隱之志與致唐同意又明君子與人之善當始終之也于眛不日于趡日者下與宋衛共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舊有解所不敢信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師說以爲上丙午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朔辭無所美殺而不繫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者封人弟獻舞也故從先君之母弟例稱季封人無子季次當及無惡故言歸也自陳有力焉爾

癸巳葬蔡桓侯葬不稱公者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卒而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配謚本周之舊制若魯考公煬公齊丁公乙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配謚者據史記蔡之諸君始終謚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悉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法顧現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顧馬貶之降號者自蔡桓而外無見焉進爵者自隱而後無聞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杞王者之後最先封姬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見法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穀梁夜食之例當移施於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桓公之會皆危月之卒以會齊殞其身春秋所危於此驗矣可以見月日之例非徒施也將使後之覽者知篡弒之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卽亟得位則動作皆危有萌篡弒之心者必且懼而自沮此卽亟

教之
大者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何以不言及夫人　解詁曰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謹案二家經並作公與夫人遍檢前後經例但有暨及更無與文知此直言公夫人者是也不言及不言暨兩之之辭　夫人外也　解詁曰若爲公所絕外也夫人淫于齊侯而出會齊侯于濼故得并言遂如齊謹案于濼不舉夫人者夫人同行而不同會也　解詁曰內辭也爲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　詁不暇隱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解詁曰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地者在外爲大國所殺於國尤危國重故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解詁曰凡公薨外致曰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破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譬在外也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解詁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桓者謚也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蓋以爲卿大夫受謚于君唯天子稱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也謹案親弒君者彭生也時魯人請於齊而誅彭生臣子之心亦少紓矣故以怨辭葬之雖然不可以言復讐也責復讐在莊之篇

皇清經解卷六百八十一

學海堂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春秋公羊通義

何氏解詁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曰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今皆據事直書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柩實未瘞乎子有故君子爲之隱而子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觀乎春秋不幸遭人倫之變側席思憂終身不忍即正可與言孝矣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解詁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夫

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母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國討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正月以存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正月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此公孫則正君念母以首事接練時祭莊公卽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內諱奔至于練閱無他祭莊公卽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內諱奔謂之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曰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解詁曰據夫人姜氏孫于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夫人姜氏孫于邾婁貶貶去姓者婁貶惡其黷姓曷爲貶與弑公也等與弑公貶異處者分別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解詁曰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音義疏云與下句絕讀於其乘焉解詁曰於其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解詁曰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陸德明曰幹脇也音義搚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解詁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蹋賕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范武子曰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謹案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者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並是內大夫之辭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言如者內稱使之文天子名而使之也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

名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讐不敢不警也王命勿警則亦不敢警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逆之者何使我主而已是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狩焉乃譏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解詁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唱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非禮也解詁曰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于外非禮也申言築于外非禮者假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之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穀梁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解詁曰不以將嫁

于讐國除譏者魯本自得以讐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解詁曰據諸侯宮非一於路寢則不可君之治朝非所以處女子小寢則嫌爲遠別也羣公子之舍解詁曰謂女公子也則以卑矣以卽己字已卑太卑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解詁曰築例時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者何賜也解詁曰上與下之辭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命之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錫命例月重錄之加於聘也趙汸曰錫成公命書月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其言桓公何據已歿追命也解詁曰禮生有善行著例決之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命之謚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謹案周公制禮謚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謚于

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意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日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于同父成風以妾母儷于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慶文王之法度而天子方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奉若天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由我嫁故同於內女月錄之家鉉翁曰書諸侯日降日下猶有自上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降二女于為納詩序言王姬下嫁于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尊卑之法則曰王姬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解詁曰襄公將復讐于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謹案諱取言遷使若遷陽遷宿者然不嫌實遷者以師師也遷之義在十年郱鄑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言外取邑不書此為國諱也郱地入齊其後為大夫伯氏邑

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解詁曰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叔公子慶父率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蓋咸邱為魯所禁邾婁君遷都于此公子慶父傳及史記並以為莊公之母弟唯杜預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隱元年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詎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而暴貴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矣且令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援一生一及之法而自謂當立矣既不稱弟之尸未可揆以恆理議其長少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友賢亦不稱

夏四月葬宋莊公纂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後諱與喜時同義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則有之然骨肉歸復于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詞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愼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據非先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鄑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

弟者春秋許人弟者必使弟也管蔡失道而周公成其聖慶子誅而季子成其賢緣周公季子之心豈得已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爾錄焉爾我主之也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我嫁服姊妹之服故恩錄之也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醉同於內女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解詁曰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譏案會不蒙月月者爲下卒出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汸曰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侵伐常例時諱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侵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分卷會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

時有所依歸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說其服罪之辭也解詁曰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謹案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辭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邶鄘邶邶者紀之封鄘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鄘存然則紀季葢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鄘入于齊則附於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解詁曰次者兵舍止之名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强消亂也次例時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解詁曰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即隱二年紀裂繻逆者葢惠公之女莊公之女也莊公之功章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于諸侯者錄卒嫁于大夫者不錄卒也其紀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猶來求婦葢卒于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緦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矣所傳聞之世恩殺故紀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同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突尚居于櫟而經正稱之爲鄭伯者時子儀當國尤不正不與成爲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也大去者去不返之辭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春秋因其可諱而諱之解詁曰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讐之必有取焉故爲之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

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醇乎令德更復何諱唯賢其復讐而又病其利紀是以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解詁曰亨煮之謹案齊詩譜曰太公後五世哀公政哀荒淫怠慢紀侯譖以襄公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音義古文烹亨皆止爲亨字

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侯之不爲不吉也

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此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鮪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也解詁曰分半也師喪亡其半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歷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僖公至襄公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者也家亦可乎曰不可解詁曰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

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也先君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解詁曰雖百世號猶稱齊

侯譖案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讐者亦唯父母之讐不與同生昆弟之讐不與聚國而已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解詁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猶古通以爲由字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容自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解詁曰無說猶慊懌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解詁曰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

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曰有而無益於緣恩疾者可也解詁曰疾痛也治曰無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據季姬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此復讐也曷爲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言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賓貶其可貶以通報怨春秋以之前此者有事矣解詁曰據季姬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此復讐也曷爲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讐言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賓貶其可貶以通報怨春秋以之前此者有事矣解詁曰

殯亦將葬之也解詁曰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音義非將殺之絕句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讐襄公之心焉讐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貶以通報怨春秋以之師伐衛後此者有事矣解詁曰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譏

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從禽爲樂與讐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於讐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同與無讐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戎事不通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

秋倪黎來來朝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附庸名者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方二十里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解詁曰据納頓辟王子于頓言納
也絶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穀梁傳曰是齊侯宋
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天
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
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眾
稱人
矣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其名子突者何貴也其實貴則貴貴則其稱人何
解詁曰据王子瑕不稱人爲稱子則非名也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
異初繫諸人也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易爲繫諸人王人耳言子突乃王人
說
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
爲天子殺恥矣趙汸曰王人救衛月凡救不月詳重略輕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据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絶曷爲絶之犯天子之命也犯天子之命當
絶賤不成爲諸侯故生名之其言入何据鄭衛或言復歸篡辭也篡衛侯留也
書者尊王命所立也月者諸侯出奔還入國例留出奔周不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解詁曰所伐國服兵解
來獨重其本會之時不得意致伐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
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得意不敢勝天子也解詁曰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
不敢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人歸之則其
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

魯侯之力也解詁曰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實者玉物之凡名謹案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鄆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

恆星者何列星也解詁曰恆常也常以時列見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解詁曰反者星復其位音義板本脫則字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有如此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曰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賈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亦絕矣解詁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弧之宿當見參伐主靳艾立義狼弧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賈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升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謹案洪範曰庶民惟星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賈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以爲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秋大水莊公忘讐不孝于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據周正孟秋黍梁當登令其無苗自春已見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禮一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儘四穀不升謂之大祲歉則君膳徹鶉鷃饑饉則損囿獸至于大祲不祭肺不貳

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爲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
則不書故日饑自無麥禾日大無麥禾日大饑凡四等何以
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
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解詁曰據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
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
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侯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
陰謀積慮成
於滅同姓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
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
鄭司農曰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蚘或
曰黃帝是也
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解詁曰言與祠兵禮
如一將出不嫌不習

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
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
何言乎祠兵爲久也解詁曰爲久稽留之辭
曰然後祠兵於是久侯齊師不至又遲其祠
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成者盛之都邑
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滅夏陽同義文
公之篇猶見盛伯知此時但亡成都未全滅盛矣解詁曰言
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魯待齊而後克
齊因爲內避滅同姓之文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
此成即魯所取以爲孟孫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脩德
退師之語
抑失事實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
年傳文弟子援彼難此不

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言非善之但閔其疲病耳曰師病矣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旅君子以師爲病矣（音義）少儀注時春而祠兵秋而振引春秋傳師還日疲今傳無此文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本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解詁曰諸兒襄公也無公子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曷爲與大夫盟解詁曰據與高侯盟諱不言公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鄰國之臣高侯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解詁曰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謹案是盟約納糾也不月者明齊大夫不背盟小白自以力得先入耳非公與大夫會盟例不致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使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據實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解詁曰所爲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納例時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卽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方納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

齊小白入于齊

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其言入何徐彥曰據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纂辭也何氏之例大國纂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爲纂皆誤也子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也子糾正而一言入不言入纂辭也

不當同爲纂若納不月起非實纂又不當入亦不月
春秋要自論正不正豈分別大小國乎故今不取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詁曰據郎之戰 伐敗也伐誇也雖敗猶可誇不若常敗有恥當諱 曷爲伐敗復讐也解詁曰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謹案復讐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魯之不能讐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志讐乃可以自解云爾諸侯以國爲體先君之讐雖百世不可遍然苟竭其志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誠復讐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讐之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讐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 此復讐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據不出主名微者 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爲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齊而託名復讐伐之桓又非讐子故不與公復讐也令實復讐方善錄故言復讐者在下也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讐襄公而復之於桓公

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讐不致者已沒公不得言公至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解詁曰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 內辭也酌我使我殺之也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其稱子糾何據納糾不言子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解詁曰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月者從末踰年君例謹案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無嫡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曰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八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檢尋諸文並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据薄貶詭詞以爲桓兄糾弟諺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癸疾責其親納讐子恐非經意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畏齊也解詁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之狀其實長勺之役我能敗之則亦何至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子糾哉春秋書其辭殺子糾之迹譏內深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朕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詁曰朕麤也將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偪鐘鼓爲侵者失矣伐者深入其境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極舉月益善錄之戰不言伐解詁曰舉戰爲重舉戰是也圍不言戰解詁曰舉圍爲重入不言圍舉入爲重入不言入解詁曰舉滅爲重齊滅菜是也書其重者也輕者包其鄆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解詁曰還繞也子沈子曰不通者益因而臣之也因而臣之者因取以爲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遷之者例月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解詁曰時伐魯故書次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舉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爲變文也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爲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詮戰不日之證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何州名也漢南曰荆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荆州之蠻
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
夏而外夷狄荆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
始見卽得以國書矣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
字字不若子徐彦曰言荆不如言楚言潞氏甲氏
介葛盧不如言鄫婁儀父言鄫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謹
案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細陋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
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解詁曰據獲
絕曰爲絕之獲也解詁曰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曷爲不言其
獲據戰而執者當言獲滅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解詁曰與
國而降者乃言以歸凡伯同義
謹案以歸雖亡國之辭然尚無
大貶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衛侯出奔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解詁曰別於
有國出奔者

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謹案諸侯卒名失地名
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恆不名譚子奔
莒弦子奔黃濕子奔衛是也至所
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滅例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不舉內爲重者
錄災所由生道
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
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爾左氏說外災據告
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說以
其傳聞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
辭謹案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
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　解詁曰據國滅來歸不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解詁曰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家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皆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彊禦猶言勁敵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左傳曰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歃孫生搏之獲不書者非軍將　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　故猶舍止也反復也本爲大夫歸而復其位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也

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　解詁曰淑善美好也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計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善好

其言顧曰此虜也　解詁曰色自美謂側婦人爾虜焉故　解詁曰顧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

譽耳魯侯之美惡乎至　解詁曰惡乎至猶何所至謹案董生讀此傳故字作知爾虜絕句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文義較長音義惡依何義音烏依繁露義如字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解詁曰脰脛也齊人語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

臂擬仇牧碎其首　手劒手持劒也叱之叱萬也臂擬者以臂撞而殺之　齒著乎門闔　解詁曰闔扇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也謹案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

西又殺之督本弒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妄云殺督不書宋不以告荀如是則君子之筆削安在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月者譏緩討逸賊與州吁同義左傳云宋人請萬于陳而醢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父奔莒踰年緦死經亦不錄也猶慶父之誅閔公之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譏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尙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逼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解詁曰易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一日曹劇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其臣解詁曰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解詁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一日曹劇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其臣解詁曰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解詁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何如曹子名沫一曰

依公羊說爲刺容列傳後人疑此事但荀子大儒要盟可犯其王制篇曰桓公劫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解詁曰臣約其君曰要強見要脅而盟爾故云

可犯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解詁曰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解詁曰據伐國不殊會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發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倪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同今音義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改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爲宋報鄭之侵也故宋復序上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義左氏穀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陳侯九年注鄄幽之會公皆不至疏曰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然則公羊本亦無公字今文訛衍讀刪

同盟者何同欲也解詁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杜元凱曰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

邾婁子克卒創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之不葬者起實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解詁曰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爲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殺梁傳曰卑者不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瞻鄭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知非爲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爲伯討今齊稱人則執不當罪或如左氏所說怒鄭不朝故耳

夏齊人瀸于遂

瀸者何瀸積也解詁曰瀸者死支積之衆殺戍者也左傳曰齊人滅遂而戍之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瀸焉解詁曰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故使齊爲自積死支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謹案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傳之取楚女緯侯未興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取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謹案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爲火不明國多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曰有食之不日者食于晦也晦則不言日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也稱人者衆辭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解詁曰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解詁曰据公追齊師至嚻舉齊侵也音義閻成石經云此未有伐者無言字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追逐也盖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嚻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絶亂塞害于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者同意解詁曰追例時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徐彦曰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譚案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時則有射妖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音義婦絶句于鄄絶句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解詁曰言往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合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閒嫉路謹案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白

虎通義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不娶兩姊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㕛義弟也白虎通引作女弟也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爲下張本文也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解詁曰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謹案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解詁曰先大夫出竟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侯朱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境乃得專之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謹案鄛者盟地非致媵地之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鄛値齊宋約盟而結與爲俱曰鄛子會盟于鄛婁已酉邾婁人執鄛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鄛婁也于鄛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鄛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閫以外寡人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汎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何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若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鄛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貴非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廣森謂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公子者益善其遂事褒錄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解詁曰鄙者邊垂之辭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解詁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解詁曰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之非火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瘠讀若蘇林音曰無稽瘠之瘠曲禮注引此傳字直爲漬呂氏春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高誘亦大漬說之以此傳大漬說之

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曰痢者邪亂之氣所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恆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解詁曰春秋篡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曰肆失也跌亦失意省左氏經爲眚古通用字洪範王省唯歲宋世家亦作眚災省者罪也書曰眚災肆赦此之謂也肆大省者言赦失大罪也王者順三徵之氣恆以建子之月赦宥罪過於昜冬至卦氣爲中孚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然則周正正月正肆省之時也何氏所云哭辟子卯尋省傳義了不相涉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忌諱也諱言國有大罪人故一切肆之益慕刑措之名失勝殘之實自是君慶其威魯遂積弱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解詁曰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謹案春秋之初下成康末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衞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

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謚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黷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禦寇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解詁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非適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

夏五月　月下亦舊有所繫之事而爲內大惡當諱者趙汸曰夏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既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於此本非有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　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也同曷爲就吾微者而盟據及宋人盟于宿爲內微者也及我欲之而言就者據防內地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言公及大夫盟大夫猶一叫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不主言譏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解詁曰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盟于柯下故據彼師有成解難此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解詁曰公如齊往與陳佗相似如一也謹案傳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祭叔來聘祭畿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來聘春秋不錄其使略之與荆人來聘同文蓋以爲人臣者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饋不行于竟中其聘非禮也穀梁傳言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是也鄭司農以爲祭叔無王命自來既無王命即非爲王聘若其自爲聘則無君親行聘之禮徐邈以爲祭叔即祭公也爲其使得稱字愚謂祭叔即祭叔爲祭公使聘既失禮又不當貴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士奇曰尸女者主爲女而往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公至自齊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解詁曰據上稱州始能聘也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計夷狄者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據常辭言來朝公在外也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解詁曰楹柱也丹之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鄭皆同姓之伯然唯終生始見得葬達於春秋者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在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曹其是矣莊有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于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蜚蠊之刺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

齊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爲有國者戒也俗儒
諷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
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
生遠而日存午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貳義如傳瑕
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邑之
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
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我貳則不信
也故日之於在我非在彼
桓無損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
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
之礱之加細石焉大夫斲之士斲本加刻桷非禮也此傳不直言
丹楹刻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
加後禰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解詁曰月者功
重於丹楹謹案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
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
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
熊氏文公娶乎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
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
不月容卽以娶母黨失正故略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
爲昏姻宜春
秋之義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據當言公及夫
人姜氏至自齊難也其言日何解詁曰據夫人難
姜氏至不日
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詁
曰僂
疾也齊人語約約遠謄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
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
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而朝君臣之禮也
三年倒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

寢疾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謹案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解詁曰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故始統所以有宗者爲調族理親疎令昭穆親疎各得其序也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者爲大宗旁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云禮大夫不見夫人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尋下傳止舉婦贄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也見用幣非禮也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脩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云乎解詁曰殷脩者脯也禮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殷脩取其斷斷自脩正貌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叙情配志也謹案肉切而乾者不貨言之或棗栗也可或殷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

大水丹刻榱捆以悅警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讐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春秋之義小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于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于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盖與卒葬同意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

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解詁曰戎師多又常以不敵則守君師少不無義爲事禮兵敵則戰如守且使臣下往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解詁曰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謹案羈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杜預但驗經文與實歸于鄭忽同例哉

赤歸于曹郭公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郭公名赤失地而寓于曹者也寓公稱公與州公同義不言奔者非國滅出亡亦非見逐逐不有其國棄之而去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據其國言之則曰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也但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寫誤入正文故著之於下耳郭有道碑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若然郭即虢也公羊虞郭之郭左氏穀梁皆爲虢而此經三家同作郭公又所未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解詁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士老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謹案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叔不稱其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徵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解詁曰求責求也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謹案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畢

主邊兵夷狄象也侵狄滅邢衛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解詁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謹案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榮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禁如日食以朱絲禁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讖滅無光奈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禁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解詁曰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謹案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而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冬公子友如陳解詁曰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謹案內大夫如例時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音義石經監本並脫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衆也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殘之辭吾殺三郤猶名此以衆故略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易爲衆殺之也解詁曰曹諸足列數之也

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能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謹案曹君僖公也嗣子昭公也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解詁曰據錄之外殺大夫例時

胡子髡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曰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謹案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戎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管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爲恥君子亦恥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絕若綫之象也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解詁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謹案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辭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沒稱字惠士奇曰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桓葬師逼季子之私行也直言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嶽明總得私行是以通之也音義板本作逼乎季子因下文而誤衍從閩成石經剛何逼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解詁曰欲起君子辟內其辟內難

難而不辟外難解詁曰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夫人以魯公魯者爻拔制使公不得專行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之將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心所不忍見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徐彥曰上二十五年冬公

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廣森謂傳著請至于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解詁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解詁曰據直來曰來有來歸

文姜俱已没不當歸寧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與詩義違大歸曰來歸解詁曰大歸者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外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理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之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境將於政事有所捐曠故也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其適國君者

杞伯來朝杞夏后氏之後周初封公未知何時降爵爲伯春秋因而不褒又不貶後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不爲錄災異與宋比者亦將託新義爲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

也　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即戰也春秋伐者爲主讀伐長言之解詁日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伐者爲主解詁日齊人語也謹案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也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高誘注呂氏愼攻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爲韻高誘注呂氏愼行論云闔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傳舉春秋者道經通例雖戰不言伐但舉戰執斧下即首兵者可知故使衛主之也　解詁日戰序上言及者爲主　曷爲使衛主之　解詁日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　衛未有罪爾　繁露曰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　敗者稱師　桓公怒而大敗之　燕人戰敗　燕人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績稱師也　未得平師也　方至遽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成爲師也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　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于所傳聞之世示與隱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解詁曰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冬築微

大無麥禾

冬飢見無麥禾矣易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解詁曰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謹案大無麥禾內淫亂之罰也玉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　解詁曰買穀曰糴　何以不稱使　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　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實爲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　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

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蓋以爲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防已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儌倖薦臻之患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新延廏者何脩舊也解詁曰延廏馬廏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謹案三者例皆時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爾凶年不脩災後脩不書譏何譏爾敦梁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廏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惠士奇曰蜮潛于水蜚生于深暑後世多有之昭爲多蜚有蜮有蜚亦書于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蕃歐攻而祈荷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災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益爲朕虞所以盡物性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蜚則知庶氏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喙八月螽則知庶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蜩氏壺涿氏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蜚載于周禮其變著于春秋其官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何以書賢也解詁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謹案叔姬本媵得錄卒與夫人同者伯姬卒其娣宜攝女君義口伯姬卒叔姬升于女君者也故白虎通

城諸及防

何氏云言及別君臣之義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遏之於城凡城兩邑惡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賈逵彼特爲以邑弁者或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深閒邱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日言及先後之辭監森取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穀梁傳曰欲救邾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邾

邾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解詁曰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外取邑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

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解詁曰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謹案紀之亡二十餘年矣而邾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未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卽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日邾降于齊而日齊人降邾閔邾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醇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解詁曰是後魯比歲二君狄滅邢衛）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濟水之上杜元凱以爲濟水歷齊魯界在魯者爲魯濟是也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下言貶子司馬子曰益以操之爲已蹙矣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胡齊侯來獻戎捷貶曷爲貶北戎不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言戰解詁曰據得捷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言以桓公

臨戎直驅除之而已故不言戰不使戎得敵中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解詁曰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上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謹案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也鄭司農說于郎之南門之外其地有逵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洗爲漱足爲浣

夏四月薛伯卒卽隱之篇來朝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

築臺于薛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解詁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謹案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解詁曰以威恐怖魯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尊內之也楚獻捷謹案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過魯也戰所獲物曰捷此月者異其倒起非實獻捷

秋築臺于秦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解詁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書之也穀梁傳曰梁邱在曹邾之

調去齊
八百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公弟叔肸卒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據殺買偃皆言刺

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

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遏惡者未作而弭之謂不以爲國獄者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解詁曰名之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解詁曰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解詁曰庸猶傭也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解詁曰庸猶傭無節曰之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

已知之矣解詁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惠公及眞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公及文公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譏案其淫亂爾慶父也存徐彦曰莊公僖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悼公生桓公及莊公僖公生慶父者爲莊公辭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解詁曰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俄而牙弒械成解詁曰有攻守之械蓋卽謀弒子般者械謹案此弒牙弒不成慶父成之季子和藥而飲之解詁曰藥者酖毒也譏案酖者以鴆羽畫酒鴆鳥大如鵰喙長尺餘嗜食蛇所啗殺故甚毒雄名運日雌名陰諳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解詁曰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巫僎氏至乎王堤而死巫僎氏魯巫官名僎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蓋僎之氏王堤地名音義舊本爲無僎氏釋文云無本又作巫今定从巫公子牙今將爾解詁曰今將欲弒解詁曰僎傳序經辭親弒者同辭親弒親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解詁曰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解詁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音義辟音避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罔之徒苟窮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逭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當棣之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曰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者也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在罪者日無罪不日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解詁曰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詁曰据子赤卒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解詁曰明當世父位爲君君薨稱子某解詁曰名者尸柩尚在猶以君前臣名也謹案碩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尚哀也春秋之質也既葬稱子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解詁曰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解詁曰年無子般卒何以不書葬問本不書葬即爲賊未討耶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討慶父猶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謚列於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許叔重五經異義云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駁曰未踰年君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

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解詁曰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弒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傳曰此奔也推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之弒歸獄於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之亦罪之

狄伐邢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